



宗聖譜卷之六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理學三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葉適附呂祖謙附

陸九淵附陳亮

陳傅良

許衡 吳澄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三冊之所對多醇正近理之言下見真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也先是高陵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豪末上主夫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馬上召視諸儒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言於上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以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泉按班史贊言仲舒潛心大業令後世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是矣而乃又以劉向稱仲舒王佐才為未然夫以漢承

秦滅學之餘而有一仲舒起而推明孔氏罷黜百家且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其衛道之功當繼孟氏後以為未及游夏過西山真氏乃有宋大儒也亦謂仲舒勉疆學問行道之言及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二條最有功于學者其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尤知厥本原而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亦有補於世此可謂公論矣即或以為流于災異之術而未窺大道之全然余謂秦漢間一人而已災異之術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類師古曰如開南門禁卒火閉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王通字仲淹太原初人也隋開皇四年通生十歲矣父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有憂色曰夫子之歎蓋憂

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  
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比長隆語通曰在三之義師居一  
焉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通於是四方之志受書  
學詩問禮正樂考易無常師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中始冠慨然  
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  
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  
矣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知謀不用作東  
征之歌而歸有時異事變兮志垂願遠之語帝聞而再徵之不  
至帝崩大業初又徵之復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  
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六經大就居河汾教授門人自遠而至如河南董常京兆杜

淹趙郡李清河東薛收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咸  
稱師北面它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後以著作即國子博士徵  
並不至及江都難作通有疾病願歸歸孔子之夢七日而終弟子  
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  
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二子曰福郊少曰福時

泉按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  
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  
十篇洋洋乎儵矣然皆鬱而不傳或亦以為淹抑之也今  
所傳者中說先儒多不滿之然紫陽夫子論荀揚之學以  
為不如仲淹之學頗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實至以較退  
之又曰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亦未若仲淹之

致齋惻而有條理且謂仲淹於道之未嘗亡者深有意焉  
蓋未始以其績經之好名欲速而遂少之也夫自後漢好  
圖讖晉世重玄言陵夷至於大朝及隋馳騁煩言以紊尋  
叙說說成俗而不知變矣仲淹有志於振皇綱崇聖教可  
不謂中流砥柱乎昔人序中說有曰文中子聖人之脩者  
也孟軻之徒欤非諸子流矣泉以為即不能繼孟氏董仲  
舒而後振起斯文者舍仲淹吾誰與歸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也生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日記數千  
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累遷至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  
市唐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元和初為博士既才高數黜  
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覓之奇其才及裴度宣慰

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愈請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  
部侍郎上表諫迎佛骨帝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救之貶為潮  
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愈每言文章自漢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  
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  
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酷排  
釋氏諸史百家皆搜扶無隱汗瀾卓踔齋泔澄深詭然而蛟龍  
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  
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惜當世遂大振類風  
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  
定其自敘言於業勤於儒勞於文閱其中而肆其外蓋實錄云

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玉政不綱文弊質窮龜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需術以興典憲薰濃溼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阮以撲剗偽以直然愈乏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辨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以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吟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俞排二家乃去千餘載

撥衰友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董王韓總評

泉按先儒論董王韓三子是非相半其大醇處大畧已見於右其小疵處於仲舒則或謂其言命性情似不識性善模樣終是見道不分明誅子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嶼誦於仲淹則或謂其續經僭繆元經帝魏尤可疑中說一書好自夸大誅子於退之或言原道篇首言博愛之謂仁說得用又遺了体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全未知孔子謝朝州表答孟簡書及張藉侑莫之詞所以處儒死生之際者無以服異學之心殄誅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

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曠義故求樂中儒臣編性理大全三子不得列於諸儒而以廁諸子至與老莊荀揚為伍近唐荆川氏左編猶率是見次董王於雜儒次韓於文儒使不得與理李臆見準先朝臣寮建白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王通宜與董韓並從祀孔子因咸進之於理學蓋仲舒推明孔氏于嬴秦滅學之後仲淹竊立師道于魏晉佛老之餘退之推尊孟氏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皆所謂扶持正道不雜異學者也其別為一卷而次之於後者終訕于諸儒之論耳然則三子雖不得為理學之正脉將不得為理學之羽翼耶

箕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嘗因輪對奏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沿習牽制非一時言甚切至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檢討官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晦庵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名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是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文致言語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立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朝事廢適見上力言帝兩請重華都人懼悅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變且不測適告留正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即位中外晏然凡表奏皆適

與趙汝愚裁定汝愚之貶適亦降而官後召入對言千寧宗欲人臣忘已休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蓋以偽學之名貶竄各士殆盡故奏及此帝嘉納之及四路出師適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諸軍皆敗金吳大入適謀劫營解和州圍又所遣將所向皆捷金遁去逐制置江淮上堡塢之議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幼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卒謚忠定

泉按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跡所建置亦不克酬始無論然自侂胄用事密相付授以道學為大罪遂使賢士知名者貶竄殆盡乃適一言於孝宗再言於寧宗至以摧折暴橫以扶善類銷磨偏黨以合人才為說是後禁網漸解而賢士始有生氣吾道類以不蝕故次之理學羽翼云 右理學羽翼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胡憲等游既又友敬夫晦庵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丁內艱居招明山四方之士爭趨之召為博士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自言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凡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面對言治道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又言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嘗承旨銓擇聖宋文海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

百五十卷上賜名皇朝文鑑孝宗以為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  
官至國史院編脩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闕洛為宗而旁稽載籍  
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  
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悻急  
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慎其所講畫將以  
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  
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鍊珠初意欲起自春秋接于五代今  
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獲麟後  
確及曠武極和三年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畫說闡範官箴辨  
而止歐陽公本末行于世 弟祖儉受業祖謙如諸生寧宗即  
位以籍田令除太府寺丞時韓侂胄寢用事正言李冰論右相  
趙汝愚罷之祖儉上書訴汝愚之忠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

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然實不出上意也它日有謂侂  
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  
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得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祖儉之謫  
也朱子與書曰喜坐視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  
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謫所讀書窮理賣藥  
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儵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  
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  
為文有大愚集

朱子曰伯恭之學宗太史公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  
會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又曰大事記辨司馬遷班  
固異同處最好但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巧處皆

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  
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它有此意又曰伯恭少儀外傳多理  
會憤碎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想於忠  
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  
出來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  
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  
元初薛臣黼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大府丞抗疏顯斥其姦  
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豈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字子靜自三四歲時嘗侍父賀行遇事物必問一日忽  
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

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  
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以至南海北海千百  
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餘妹史  
登軋道八年進士第至行都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  
者甚衆淳熙二年與朱子呂伯恭會鵝湖兄九齡曰伯恭約元  
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  
遂與九淵議論致辨及至鵝湖朱子數十折議論來九淵悉破  
其說祖謙甚有虚心相聽之意其為此會蓋慮陸與朱議論異

同欲會歸于一而定其所適從論及教人朱欲令必親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九淵更欲與朱子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朱子為南康守九淵往訪朱子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喻義喻利一章朱子跋講義云懇到明白竊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庶不迷于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以識不忘後以薦為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智勇士與議恢復因輪對陳五論章稱善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歸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學者稱為象山先生續溪有龍虎崗形門人嘗問其學所受曰因

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子辯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者朱子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實士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未可輕議也九淵亦云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光宗即位知荆門軍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効自知終期更衣端坐而瞑謚文安九淵之兄九齡字子壽兄弟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九齡繼其父志脩明禮樂許忻告以當代文獻益大肆力於學晚歲與張栻相期以在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

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朱子於九齡之卒嘗祭以文有志同道合降心從善之語黜簡字敬仲慈鷄舉進士授富陽簿見陸九淵問荅有所契遂師焉富陽在興學教士文風始振晦翁為常平使者薦之知樂平訓士如富陽嘉定中兼編脩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郡廉儉自將後以疾請去提舉鴻慶宮所著有甲乙膏冠昏喪祭記先聖大訓已易啓蒙等書其學專主心之精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論者以為家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郡守見其酌古論結貼人嘲兵請為上客後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知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嘗上中興五論不報歸

華亭學著書者十年孝宗即位詣闕上書累千言大畧欲獻上恢復言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至使陛下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迂延大有為之歲月書奏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覲以其不諳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文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又不合綱辭辭疎疎奏奏極極而歸日落魄醉酒戲為大言涉犯上何澹曠其嘗語侵已澹曠嘗為館黜即繳狀以聞孝宗知為亮得免頃亮家僮役人亮坐下大理辛棄疾等援之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言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覲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非徒一月四朝而以

為京邑之美已也時光宗不朝重華官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  
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考  
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拜官未至一夕卒葉適請補  
二子官非故典也後謚文毅

泉按同父之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言研窮義理辨析  
古今積累涵養晬面盎背於諸儒誠有愧焉此指朱也至於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曾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時朱子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父既脩皇帝王  
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朱元晦意有  
不與而不能奪也呂祖謙講學金華亮問往極論至夜分  
祖謙嘆異之亮亦頗慰意焉若朱子之不滿固自有意嘗

告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做出  
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得也羅氏謂此論於同父  
可謂頂門上一針云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  
文章自成一家遂擅當世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  
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  
方受業者愈眾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歷官在外四十年始除  
吏部員外郎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此以  
有利也因輪對為光宗言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  
澤且言內外一体則民力可寬上從容嘉納令以所著書示朕  
退以周禮十三篇上之光宗心疾重明節不朝重華宮傅良友

覆諭之又上疏切諫帝將從之過宮出至御屏李昭帝曰傳良  
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寧宗  
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官與郡御史中  
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之明年削秩罷嘉泰中復起卒  
謚文節

泉按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  
稽于極而後止所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  
章指呂祖謙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至其實究治體常  
本原祖宗德意而欲復成周之所以為盛所謂有用之學  
者非耶然觀其引裾哭庭之態似於涵養少疎蓋亦同父

### 之儔耳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  
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遂辭  
去稍長嗜學如飢渴逃亂岷峽山得易王輔說夜思書誦身體  
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亂且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  
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在衛輝府  
隱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  
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曰綱常不可一日

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元世祖出王  
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後為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中召至京  
師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為君難教養新法令五事後歸

懷復召對命定朝儀官制及論列中書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數事不報因請罷未幾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  
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氣朔漸差  
衡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  
在驗氣乃與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加密曰授時  
曆卒之日大雷電風拔木謚文正詔祀孔子廟庭

泉按衡之學一以朱子為師窮理反躬始而刑其家中而  
及之人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入皆信之啓沃之  
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建元以來十被詔旨  
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故當時王磐翰林承旨氣槩一也少

所與可而獨見衡以為先生神明也其後歐陽圭齋至謂  
衡學体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有濂洛諸君子所未  
發者定非虛論而議者或不滿之盖咎其仕元也然則衡  
所稱綱常二字豈亦未之孰講耶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五歲日受數千餘言既長通經傳知  
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  
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起澄請置澄  
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行省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  
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  
其身至大初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  
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

以次授業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泰定初為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昭穆議一據古制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以澄移病不出賜宴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請加褒異從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以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也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

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為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莊等書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過而署之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卒謚文正

泉按幼清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又嘗撰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僅僅取董韓胡孫而謂其未嘗用力於德性又慨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陋北溪之陳雙峯之說不免入於俗學議者遂以幼清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而校正老莊等書亦或入於雜所以起黜祀之

宗聖譜  
議與言正德初祭酒謝鐸建  
敬罷從祀孔廟

右理學支裔

宗聖譜卷之七

古是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經儒譜

論者言六經精義消于漢儒之臆說讀者眩于疑似無所折衷六經反因之以晦彼徒謂失其旨而為是曠疾之辭耳鄭夾祭言漢儒窮經而絕亦足此意綜其實不然夫秦燔經籍漸漸始盡漢儒乘武帝崇獎六經一以仲尼為師一時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端弁帶而說經義轉相傳祖甚者累數十代治一經不它涉其非師說者與衆攻之不自不止即以訓詁註疏為能徃徃剽其外郭而味其中扁然藉是以延

及於有宋諸大儒盡取其說而考證之會通之以求聖人  
微義之所在然後六經始大明如日中天矣然則漢儒之  
功可少哉其博覽旁通若馬融鄭玄之儔於五經兼有所  
發明亦皆可紀次經傳譜第六而附以六經始末以補格  
要經籍之闕云

易

商瞿 田何 丁寬 田王孫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焦延壽 京房 高相 費直

商瞿子木魯人也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熒詩書易以  
卜筮存漢興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維陽周王孫及丁  
寬○丁寬梁人也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寬授  
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是易有施孟梁丘  
之學○施讐沛人也為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  
府薦之詔拜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孟喜東海蘭陵人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舉得易家陰陽  
災變書詐言師獨傳舉孝廉為郎博士缺眾薦喜上聞喜改師  
法遂不用○梁丘賀卿邪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更事田王孫宣  
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以筮有應近華官至少  
府○焦延壽梁人字贛治易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京房受易焦延壽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惟京氏為異黨房以明災異得萃卦氣用六日七分  
占事知來繇是易有京氏之學京房為石顯所譖見譏費直東萊人也治  
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  
經劉向校易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興而京氏遂衰然費氏  
初不列於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卿康成之徒學費氏古  
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宋儒云今所傳即費氏易也○高相沛  
人治易與費同時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  
相以授子康繇是有高氏學亦未嘗立於學官自費氏興而高  
氏亦衰

泉按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梁丘施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  
其後魏王弼註上下經晉韓康伯註繫辭論卦序卦唐孔穎

達為正義宋陳搏種放范詞昌王昭素劉長民之徒皆明易  
有著然晁氏嘗言之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于王弼則他  
可知已惟伊川易傳晦庵本義為得之坊傳主於義理本義  
主於卜筮馬端臨有言易之象數卜筮且出於義理之外蓋  
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意  
迪從吉云者又未嘗不一出于義理平時本諸茂履則現象  
玩辭此義理也一日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何  
必岐而二之執知此說者可以合稻朱之易矣

附周易始末

泉按自河出圖伏羲始畫八卦其後重而為六十四諸說不

卦即大義已重卦無疑矣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山信如

出雲傳、不商曰歸藏此言萬物得藏于周文王作卦辭謂  
 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繫雜  
 卦塚象繫辭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常編三絕而  
 為之傳即十翼也彖象文言皆在六爻經辭之後乃孔子自  
 早退不敢干乱正經也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覲西漢儒林 鄭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而王弼又以文言附  
 于乾坤二卦考索云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  
 之傳然史迂刘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者刘知幾知其偽云  
 書

伏生 歐陽生 夏侯勝 夏侯建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漢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勇

九十餘不能應召詔晁錯往受業初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

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

或言伏生 授二言伏生 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

生○歐陽生千乘人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子屯

屯傳之至魯孫地餘為博士論石渠隋經籍志 歐陽高謂之尚書

歐陽之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

族子始昌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徵為博士與謀廢立後坐議詔出毀先帝不道下獄韜韜會

赦出頃復長信少府迂太子傳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金○建勝

之徙父子也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

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非餅說自顯門名

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

泉按自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征傳是其本法而又多垂矣至東晉梅賾始

得孔安國之傳奏之而又缺肄典一篇齊姚興方得其書奏上始列國學右林葉氏又言自安國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在

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攷經傳

採摘群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矣葉氏然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未易言也故晦歷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惟

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而集

傳則以屬蔡沈沈公是書亦自謂沉潛其義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凡引用晦庵不加識別誠慎之也故家為

聖世傳用之書云  
附尚書始末

泉按藝文志隳孔子刪書凡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為二十九篇

武帝時孔壁之書既出曾共王壞孔子宅得孔惠所藏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謂之古文尚書書成遭巫蠱不出漢儒

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偽書為古文尚書至晉然後真古文漸

出隋開皇中得舜典然後書始備孔氏書之出也皆有隸書  
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  
所定之本也一云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伏生書寫以漢古文  
字號今文尚書

詩傳

曾申公 董賁 王式

轅固 后蒼 翼奉 匡衡始未親

韓嬰 薛漢 杜撫

毛亨 萇 徐敖 謝曼卿 衛宏

申公魯人也漢高祖時與楚元主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云  
王薨子則嗣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

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封客授弟子詩王臧趙綰皆從受荆  
後綰臧咸事武帝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  
公迎之見上以力行對武帝默然而竇太后復不悅儒術得綰  
臧之過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  
時申公為數年卒弟子多顯○董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  
生傳子女成論石渠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董氏學○王式  
東平人為昌邑王師昌邑嗣昭帝立以淫亂廢式當死剗云以  
三百篇諫得赦死論其後薛廣德龍勝皆以治魯詩著○轅固  
齊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於上前與黃生爭論湯武誅桀紂而  
立為受命橫姓以命為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韞韞  
命不錫趾受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羸上假固利兵刺殺  
羸太后亡以復臯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復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或曰固老罷歸之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  
子也○后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秦蕭望之匡衡奉聞五  
際之要此推陟陟級也天保也酒所敬也許采也言王大朝  
辰安德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  
策甲科蕭望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最稱深美○韓嬰燕人  
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武帝特  
嬰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韓詩所存惟外傳多雜說不專解詩○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

授食子公與王吉子公授栗豐吉授長孫順○薛漢亦立習韓  
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其徒杜撫定韓詩  
童包學者傳之曰杜君法○毛公趙人也初孔子以詩授卜商  
商為之序瑛以為衛敬仲所作韓退之以為出于漢儒以授  
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荀卿  
授毛亨亨作訓傳以授毛萇由二毛所傳故曰毛詩其書貫串  
先秦古書盛行于世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  
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後漢有九江謝  
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  
之旨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據上則身  
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矣按陳氏云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

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詒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大毛公小毛公當辨之

泉按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以魯齊韓三家觀之如關雎正風之始也而咸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其說多戾而韓詩為其首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婁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徵詞三挑之以是說漢廣游女之章其悖緣極矣它亦無足言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晉韓詩雖有存無傳之者唯毛傳鄭箋孤行浚議王應麟撰詩攷自序大畧言諸儒說詩未有參攷諸家者獨朱公集傳謂鞞掩閱意必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坐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但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

氏傳抑戒昊天成命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註賈之初筵彼岵者岐則取韓詩禹敷下土方則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諒哉王氏之言也故為今世所宗云

附詩始末

泉按藝文志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蕪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述作序焉紉紉之說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採稷契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秦漢之際亡其六魚詩起於申公而盛于蕭賢齊詩起于

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三家並立學  
官毛詩最後出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訛或異其  
後馬融之徒現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寢微矣  
春秋傳

公羊春秋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何休

王接

穀梁春秋

瑕丘公

榮廣

尹更始

蔣斧

左氏春秋

虞卿

賈獲

劉歆

賈逵

鄭眾

杜預

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于子夏所傳春秋者非一高傳其子  
平又三傳至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以竹帛○胡毋生者字子  
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何舒同業○仲舒治  
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而頗推較于都稱其德

子都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而仲舒弟子則褚大羸公呂步舒惟羸公守孝不失師法以授

眭孟孟坐說災異誅○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存顏安

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最明質問疑誼各

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孝彭祖廉直不爭權貴官至太傅○

安樂魯國薛人眭孟姊子官至齊郡太守丞為仇家所殺○何

休桓帝時人坐陳蕃之敗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

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其後有王接者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垂繆

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乃更註公羊春秋多有新

義○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也一名赤亦授經於子夏為經  
作傳故曰穀梁傳上荀卿荀卿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  
之後浸微惟魯榮廣盡得其傳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  
論數困之故好孝者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問丞相韋賢等言  
穀梁本魯孝公羊乃齊孝也宜與穀梁及上聞蔡千秋說千秋  
初從復善之以為即中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即尹更始待  
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孝  
大盛○更始本事蔡千秋為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  
者為章句傳子咸其後胡常申章昌房鳳皆治穀梁春秋謂之  
尹胡申章房氏之孝○范甯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未有善釋遂  
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當為世所重甯在晉簡文帝時以

浮虛相扇儒雅曰替其源起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  
乃著論大占以為自喪之黨小迷衆之愆大也孝武帝雅好孝  
甚見親愛後被讒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太設庠序課讀孝生五  
經又起孝墓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表言甯肆其奢濁所  
為狼籍抵罪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孝終年不輒○左氏名  
丘明魯人也為魯太史伊川曰古之聞人也據考索蓋未子丘  
明受經于仲尼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又二傳授虞卿卿作撮  
抄授荀卿卿授前漢張蒼其後賈誼尹咸張敞賈護劉歆及後  
漢鄭元鄭衆馬達馬融服虔之徒各為訓詁然言左氏者率本  
之賈護劉歆歆傳賈徽○徽子達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為之解  
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詔獻之建初初詔達入講白虎觀帝嘉

陸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具條奏之帝稱善令達自選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鄭衆從父與受左氏春秋仕至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嘗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魏世則董遇王肅為之註然其間有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者惟晉世杜預專取丘明之傳以釋經義後世疏家則劉光伯實為翹楚矣

泉按漢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故春秋分為五誌止然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及後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邾之傳四家之中鄒氏死師邾氏未有書無論已三傳則自胡毋生之徒出而公羊與申公蔡千秋之季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亦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李官初立博士惟公羊宣帝時後立穀梁光武時以陳元言左氏明漢老後卒立博士然三家異論接迹而出嗜公穀者則指左

氏之疵謬如范升啖喜左氏者則訛公穀之躡駁如陳元賈

是非互有所私綜其實則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

莫精于穀梁此三家之長也左氏之失詎公羊之失如勝

駢夫人穀梁之失鑿錄謂曲生條例也公穀之失余考武夷此

三家之失也若昔人論左氏別有三長公穀別有五短又不

可不知然今世所宗者胡文定春秋傳耳其自叙以為奉承

詔旨述所聞為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

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繼世之

志小有補云嗚呼斯言可謂覈論矣

附春秋始末

泉按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  
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  
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史記據行事仍  
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  
正禮樂有所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興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誌止然春秋有古經而夫子所修之春秋  
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三傳中取由  
經文名之曰正經耳而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蓋三子各  
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朱子語錄嘗言及孔子作春秋當時  
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

然劉子駿有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  
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然則左氏固非二傳  
比歟

禮傳

周禮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鄭玄詳見五

儀禮 黃慶 李孟慈 賈公彥

禮記 高堂生 徐生 后蒼 戴德 戴聖 曹褒

劉歆向之子也漢成帝時人初武帝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得

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致工記以補其闕

獻之五家之儒高堂生蕭望之孟莫得見焉至成帝時歆校理秘

書始得周禮為之序列著于錄畧群儒多排棄之考索以若工

記諸儒所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立博士以行於世云○杜子春河南緱氏人也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能通其讀識其義鄭眾鄭興賈逵皆受業焉子春與逵眾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後鄭康成又作禮註參引三子之義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盛行○黃慶齊時人李孟慈隋時人各為儀禮章疏慶舉大畧小經註疏漏慈舉小畧大經註稍周二家之疏互有修短而時之所尚李先于章○唐賈公彥洛州人刪二疏為儀禮註疏五十卷發揮鄭學最為詳明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高堂生魯人也漢初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考索註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行禮于曲臺后蒼為授梁戴德及德兄臺記記故名自曲臺記

子聖沛慶普普為東平太傅號大戴為信都太守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曰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後三家皆立博士然戴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而子為賊徒好讀經為時論少之建武中曹充謂慶氏學傳其子哀撰漢禮

泉按周禮之出也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惟康成博覽獨知聖法故能答林之問難且序在祖以來通人連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哀鄭氏力也○按儀禮十七篇鄭氏註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昔韓文公嘗若

儀禮難讀且言行於今者蓋寡因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而朱晦翁語錄亦言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蓋儀禮之疏自昔難之矣若公彥所撰庶幾近之○按禮記唐孔穎達為正義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王肅鄭同經而康成異註及晉宋周隋以來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唯皇甫侃熊安生見于世然皇甫為勝而朱子則曰鄭註自好觀孔朱之言必有所取矣余於皇甫之疏不知其說乃王肅之議禮必及鄭玄何也

附三禮始末

泉按禮書自遭秦火缺壞為甚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論衡云禮至

劉歆歆曰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生所傳即今之儀禮也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註者是已其初蓋三千餘條後多亡失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耳三禮正義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館閣書目云成王作洛邑周

公法天地四時建六官以行政若後世所謂六官者耳禮經散亡故取此而歸之於禮此與正義說不同疑亦有所本也自有三禮合究之科皆以周禮儀禮禮記取士至王安石始罷春秋并及三禮後朱子嘗建議於朝欲修儀禮經傳通解言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其間今必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于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黃勉齋嘗足成其書而未行若有待焉

皇朝以五經六士甚盛典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疏傳各有所宗無空置喙矣獨禮經未及是正有能建白朱子之議合儀禮

禮記為一經而又刪剔漢儒附益之言討討陳澔雜引之說亦

聖世同文之感事乎

五經諸儒

馬融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馬融扶風人也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

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選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

多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

傳鮮有人其室者嘗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

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雋不敢復請

忤勢家遂為梁冀章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

直所羞

泉按融在漢元初間嘗上廣成頌以諷諫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自劾歸太后怒謂融虛薄禁錮之至安帝親政召還即署後遂變節夫融始焉辭命鄧氏後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貸之軀終以奢樂成性黨附成讒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後論昔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三年不得見後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

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八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不得已應何進辟一宿逃去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屣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時之意也且言公者仁德之正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天文七政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谷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泉按鄭康成質于辭訓通人頗認其繁又言玄註書如五子之歌則曰避乱于洛納于胤征則曰臣名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篇等具在而云亡是不見古文如毛詩箋不諫而入以為

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維人之官其失不可悉數嗚呼黨禁之起善類鮮存而玄杜門以修經業多所發明號稱純儒為齊魯所宗如玄者可盡言之矣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魏黃初間遷太常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肅以為有棄甲之變其後東關之敗果驗其言毋丘儉反肅語景王急往禦衛使不得前遂破儉初肅喜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所著書夏十餘篇泉按王肅之遷太常也時大將曹爽專權任用鄧颺等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頭之屬

復稱說和爽聞之遂以戒何晏等則肅固有矯矯風節非獨經生也然以不好鄭氏之故因孫叔然徒也不不就秘書之徵而乃集聖證論以譏短玄蓋不免敵於私歟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也八歲就學及長明伏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唐太宗平隋授文學館學士數以忠言進帝嘉之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帝幸太學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後致仕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宋徽中復詔儒臣考正增損書

始布穎達及子志志子惠元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泉按穎達之正義信有功於聖經也乃博士馬嘉運摘其疵蓋病其解釋也然穎達之病不專在解釋正在引識繙之書以亂經耳蓋識繙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恣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釋經是不信經而信識繙也或者遂疑之孔安國之儔以為所得固多而失聖人之意者亦不少復謂亂經出安國下嗟乎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昔人言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豈虛美哉

儒拾遺

橋庇字子庸魯人也受易于商瞿以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樊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而下以至骨自各已具前譜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授同縣鄭寬中寬中疾卒谷永上疏有頌子之美質包商優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渺論之語由是小夏侯有鄭張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受書元帝即位擢光祿勳授弟子牟卿許商商善為算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重常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音欽幼卿為文學魁迴利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

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孔安國父延年仲尼十二代孫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隸書

存古文謂之古文尚書用以起其家為武帝博士逸書獨十餘

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末立千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時

授都尉朝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張霸偽書

非安國所傳也仕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家紀

止驩靡之後余毛右西漢人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礼平帝時受施

氏易于沛人戡宥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麟蹄比魏王莽在教

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新葉為

俎豆禮廢為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射則菟首光武除為江

陵令後為弘農太守嘗有反風滅火江陵虎比渡河之

異蓋德政致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

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政嗜酒不此小節果收自於

然駕于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

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

戴馮字次仲汝南平江人習京氏易年十歲舉明經拜郎中

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馮獨立光武問其意馮對曰博士說

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駁令與諸

儒難說馮各所解說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身問得失正口朝

賀百僚異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棄比  
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吉  
戴侍中

孔僖孔子之裔也世傳古文尚書肅宗朝為蘭臺令史帝東廷  
狩還過魯華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  
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先王聖主莫  
不尊師貴道今陛下崇禮先師壇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受  
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拜臨晉令崔駰以易林筮之駰林崔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往  
乎僖曰學末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

徐邈東莞姑幕人少時下帷讀書不遊城邑及晉孝武始覽曲  
籍招延文孝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卒以應選補中書  
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孝者  
宗之後掌綸詔嘗詣東府衆賓沉酒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曰  
君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  
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少尚隱遁好孝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  
于豫章太守殷羨見雪茅茨不完歎為改宅宣固辭之庶爰之  
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曰君博學通綜  
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  
以來在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

易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卿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口有晉人

顏師古見缺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甯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執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卒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卒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正觀中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在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

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明齊詩建武中除劌今以惠政公庶聞遷常山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間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恭父黠治書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建武初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為班固所重固奏記薦於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嘗讀左氏傳樂其文采

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在陳元范升之志而相非折而多  
引圖識不據理体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拜傳士詔與  
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等皆有理蓋最  
為通儒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後世行之嘗以左傳  
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著賦碑諫書記連珠九憤九十餘  
篇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  
人建安中河東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  
名為謝氏釋少府上書薦之略曰昔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  
追匡衡於平原尊師貴學惜失賢也奏書詔即徵還 有東漢人

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苦妻子諫曰老人何  
自苦君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  
書凡數十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監  
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元感  
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誠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有先  
王立為中制仁肘使情文兩盡之語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  
而元感論遂廢

馬懷素字惟白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  
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為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不  
能阿撓玄宗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

懷素是白頭下紫微黃明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今建白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也

孔若思山陰人以博學聞有遺以褚無量書約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荅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桓彥範等當國以若思多識今古凡大政必咨質之而後行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通故訓及進士第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亦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

嘆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遷弘文館學士玄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又當承帝命與諸儒集議作類禮疏將立之學後帝然張說所建言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辨名曰釋疑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淹貫經術天寶末調隔海尉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史氏有論言令後生穿鑿論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右唐人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樵  
悴鬚髮皓白年五十不娶故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固辭迪  
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復曰予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遂娶之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  
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介既為學  
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  
宜在朝廷後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復講說多異先儒  
罷之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趙槩等十餘人言復  
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選  
書吏給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  
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為舉子時寓于南都固窮苦學亦無比者  
進士及第官至直講慶曆中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  
衍章得象屢劾竦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  
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鉅斯  
脫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因求出  
通判濮州復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盡贖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  
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復安然不惑不變  
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介深疾楊億以為孔門之大  
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

為楊劉体亦不敢談佛老云

右宋人

趙汝始就外傳時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竟所疑漸釋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澤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集春秋師說蓋始于此後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自是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置又如臨川見學士虞集集嘗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義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汝識其意即具對劉侍讀有功聖經及本朱子去短就長之說虞大善之授館于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焉後歸故山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楷于

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義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而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矣當汝避地古朗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云

右元人

宗聖譜卷之八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史氏譜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官以記言行幽厲之後王道既缺  
史官放絕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垂一  
王之法然述史者不獨春秋併書詩而為三書陳政事詩  
紀風謠春秋歷日月三史出而二千餘年古人言行是非  
章章可觀不可尚已厥後史家取法春秋而遷史為之冠  
固史而下亦皆史才即于仲尼之筆削無當而千百年古  
人行事之迹賴以考鏡學者所不能廢也故紀其槩者作

而為正史者數人而附以編年傳記及雜史家六堦語藪  
說偏記短部者不載次史氏譜第七

史記史家

司馬遷字子長絳州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官漢武時天下始建  
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遷適  
自往巴蜀反太史公執遷手泣曰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  
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  
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  
以事二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歲  
凡三十篇遷既遭李陵之禍陵敗遷言其功武帝以為沮為中  
二師而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益州子遷書責以推賢遜士遷報書  
大畧言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遷既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外孫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班固贊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史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  
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才  
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泉按史記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在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皆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而遷書則裴駟為之解而司馬貞重為之註號小司馬史記云

西漢書史家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彪之子也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史記未詳乃潛精研思歆就其業有告固私改作國史者固繫獄弟超詣闕上書言固所著

述意而邵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所著

書因撰十二帝紀名春秋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

于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百篇固自為即後頗見親近乃

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爾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與公卿辯論大議恩寵甚渥

然自以以在才術位不過即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章帝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

五經同異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凡十四篇後作典引

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

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

及憲敗竇氏客皆逮考洛陽令种兢舊銜固捕擊之固遂死獄

中固所著賓戲應譏等在者凡四十一篇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体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忠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甚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然亦身陷大戮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泉按班昭傳固西漢書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

固之妹曹大家也就東觀檢校踵成之或以為章帝時非是唐太宗子承乾今

顏師古考衆說為之註刪繁補畧裁以已說遂成一家在

杜征南顏監為班史忠臣信矣乃劉知幾至謂固受金驚

夫固雖陷附匪亦何至是歟 又按范曄譏班史云論國体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詳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

東漢書史家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為文章南宋元嘉初以吏部郎

左遷宣城太守彭城王義康怒曄與衆不得志乃衆家後漢書

為一家之作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居常怏怏後與義康復敦

好與逆謀伏誅曄在獄中與甥姪書因以自序大畧言情志所

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

則其辭必流然後抽其於華振其金石耳此等語深得作者之

義存之

泉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謝承薛莹司馬彪劉義慶華嶠  
謝沈袁崧七家其前又有劉珍蔡邕等東觀記至曄乃集諸  
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劉  
昭補成之觀曄自叙作書之意稱紀傳自右体大而思精未  
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實天下奇作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  
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  
又贊詞佻巧失史之体云

### 三國志史家

陳壽字承祚巴西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定仕蜀為觀閣  
令史宦人黃皓弄權壽不為屈由是屢被譴黜又以鄉評貶廢  
父喪有疾客見其使俾丸藥張華愛其才舉除佐著作郎補令晉武撰蜀相

諸葛亮集上之領本即中正撰蜀魏吳三國志魏志三十卷蜀  
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  
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尤善之謂壽曰當以晉  
書相付耳初譙周嘗言壽必以才孝成名當被損折後再致廢  
辱如周言壽卒范頽上表言壽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  
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因詔就家寫其書

泉按陳壽三國志宋劉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註博採群  
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昔人稱壽書高簡有法如不  
言曹操本生而載其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  
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  
莫死也他多類此但以仕蜀屢黜父又為諸葛所髡不能無

憾作志遂以魏為紀稱曰帝而指漢為蜀及於吳蜀俱謂之主且傳亮言將畧非所長無應敵才子瞻惟工書名過其實又乞丁丁氏米不獲竟不為儀虞立傳議者以此少之

### 晉書史家

顏師古好圖書唐太宗嘗詔釐正五經定封禪儀為太子承乾註漢書時稱孟堅忠臣刊正古篇奇字雜引商賈富室子且傲然負才及頻被譴罔然沮喪時議薄之○敬播亦太宗時人初置太子司議即播為之人榮其清近時撰晉史考證類例咸出於播

泉按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未善勅史官房喬等再加撰次隨其所長授之如顏師古授之以志

而列多出敬播西晉四帝東晉十一帝又前趙劉後趙石勒

前燕慕容容前秦苻後秦姚蜀特後涼呂後燕慕容容西秦伏乞

北燕馮南梁統虢南燕慕容容北梁祖魏魏夏赫赫連皆列之載記

其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所自為故總題曰御撰焉

然當時作者非出一手又多文詞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

晉世雜書如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每掇以為書夫以王

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終為識者

所嗤矣彼夾際鄭氏稱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蓋謂成於衆家

各盡所長云

### 漢晉春秋史家

晉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為桓溫所辟親

馮隆重累遷別駕後溫怒其屢陳請越舅右出為荊陽太守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劄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與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足疾遂廢泉按晉襄鄧反正初陷于符堅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大意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乃力疾著論有吳魏犯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晉承漢功實顯何為虛尊不正之魏等語甚得春秋存陳之義其視陳壽之帝魏大相絕矣

宋書史家

裴子野松之之後世善史學初齊沈約修宋史書子野更刪為宋畧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論編尚沈約詳見尚

泉按沈約宋書惟採諸說號為博洽而志乃兼載晉魏以來事論者以為失於限斷又書子野父祖殊無令譽至謂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撰宋畧乃亦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又云盱眙太守沈璞斬于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之亦削宋畧嗚呼私意橫臆至此可以為信史乎

南齊書史家

蕭子顯齊豫章王疑之孫也初江淹受詔為齊志沈約復著齊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修齊書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

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自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南曹魯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  
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 梁陳書史家

姚思廉梁史官察之子也以節義學問稱初察錄梁陳二代事  
未就而陳亡隋文帝問之察因以所論載篇成輒上奏又不克  
就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  
因採謝旻顧野王等諸書總括為二史上之

一泉按唐貞觀中詔思廉同魏徵撰梁書後來筆削次序皆出  
思廉徵唯著總論而已則思廉不獨卒父業固良史才也然  
二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及成而傳之者亦

少秘府所藏往往脫誤故久不顯及宋興百年曠在古文遺  
事靡不畢講姑詔校讐板行天下列於學官豈非書之遭際

固亦有時哉此論主言陳書而梁書大同

### 後魏書史家

魏澹仕隋開皇中勅澹更作魏史初齊天保中詔魏收修魏書  
多不平收嘗得陽休之助因謂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  
納爾未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且黨比朝貶江左於時衆  
口喧然號為穢史至隋開皇中詔澹別成魏史斷自道武下迄  
恭帝為紀及列傳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正收之失  
體裁簡正帝甚善之

泉按魏收既以史賈然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劉知

幾謂其陰慝致之蓋大不滿于公論矣乃魏澹正收之失似  
恊輿議其究澹書不傳纔存紀一卷而竝獨以收史為主至  
今行之陳氏所謂不知何據者蓋訝之與

### 北齊書史家

李百藥以孝義文學著于時與父德林子安期三母掌制誥德  
林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續撰增多齊三  
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秘府唐貞觀初勅其子百藥仍其舊  
錄雜採他書湏為五十卷

泉按百藥齊史凡諸帝廟號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  
類例又不一議者非之書今亡闕不完

### 後周書史家

令狐德棻為唐秘書丞頗振職請求遺書數年畧備武德中建  
言唐承南北五代無正史請加撰次乃詔陳叔達唐儉共成之  
一云周史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同次

泉按後周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官尤務  
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至宋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  
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今所傳周書是也

### 隋書史家

唐于志寧事太宗有諫諍之益教太子辭苦幾見刺後事高宗  
頗畏避如不爭立武后可見○李淳風通群書明步天曆筭直  
太史局制渾儀每占後吉凶若符契先是貞觀中詔顏師古孔

穎達修述隋史魏徵總其爭序論皆徵作復又詔志寧淳風等  
同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時上之書總梁陳齊周之事故俗亦呼  
五代史志而其實別行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泉按隋志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未易貫穿今讀其書  
殊了然可曉良由當時分著各當其才如孔穎達顏師古通  
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脩紀傳而以十志付之  
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余得之鄭樵通志云

### 南北二史史家

唐李延壽者母居相州累官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嘗以宋  
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其史於  
本國詳他國畧徃徃訾美失真思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

就而卒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更依馬遷体  
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亡年  
為二史刪繁補闕過本史遠其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  
之咨美直筆

司馬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  
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  
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  
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 新舊唐書史家

劉昫石晉宰相也因唐書述舊史增損為帝紀二十列傳一百  
五十凡二百卷謂之舊唐書其書煩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

漏又是非失實甚至以韓愈文章為大紕繆故宋仁宗時刪改  
焉○歐陽脩○宋初○范鎮三人皆名臣也三人行實續詳宋仁  
宗時詔脩初刪修唐史紀表志修主之列傳初主之而范鎮等  
則同編修為網羅遺逸恊厥異同書成嘉祐五年上之謂之新  
唐史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表曰  
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其後詔修看詳初所著列傳今  
刪修為一體脩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  
可沒也遂於紀傳各列其名初聞之曰自昔聞人相凌掩斯義  
百未有也

泉按舊唐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且史官非人紀次無  
法如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如

姚疇佞臣誦事則天以取宰相乃與狄仁傑同傳是小人又  
溷君子他失不可具數諸論贊又多用儷語固不足傳在然  
新書不出一手所主既異而不能通知其故紀有失而傳不  
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此  
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靡準蓋責任不專之  
由也且議者頗言永叔春秋每務褒貶復削去詔令子京  
通小字唯刻意文章用字多奇澁殆類虬力銑豁体而事增  
文省又正新書之失云

### 史通史家

刘知幾初名子玄以唐玄宗諱嫌以字行通覽群史與徐陞元  
行中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人耳始知幾傾武后實錄

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  
內外史通議評今古徐陞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知幾內負有所未及乃委國史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  
後以子貺抵罪請於執政玄宗怒貶之知幾領國史且三十年  
官雖徙職常如旧朝有論著輒預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  
讀之稱善

泉按知幾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悔吾幼  
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唯易作經當時笑之吾  
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家雄  
少為沈遂刘歆所害及聞作經以為必覆晉醜吾始以文章  
得奪晚談史傳由是減價觀知幾之自感慨如此信作者之

雜考

武后實錄史家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厉志貫知經史始競在長安景龍門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競  
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及玄宗立巧筆札冀得成書詔  
競就集賢論次競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特時人病其太  
簡

泉按吳兢初與刘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說誣證  
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厉苦切故轉禍為忠  
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競所為即從容謬  
謂曰刘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

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  
薛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 五代史家

扈蒙以文學知名自周時為制誥宋開寶中詔蒙與盧多遜等  
修梁唐晉漢周史成而褒貶失實仁宗命歐陽修重加修定  
魏祗言修後懶騏其立例皆寓褒貶意或比其書可繼  
班固刘向云

泉按永叔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為本紀  
以治法而正亂必用鳴呼二字論每致嘆辭曰此乱世之也諸  
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為万  
世訓然韓通之死宋太祖猶未踐極自當為周臣而乃不為

立傳及普出帝論以為因濮議而發識者不能無恨焉

### 宋九朝國史史家

洪邁皓之季子也與其兄适遵相繼登詞科而邁文學尤絕淳  
熙中上命邁專典史職初邁以孫覲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  
及种師道等列傳覲頗徇愛增邁多採之邁又請合九朝三史  
為一書刪脩間有未思攬官之役纔歸即去國不及成

### 續通鑑長編史家

李燾眉山入仕於隆興軋道淳熙間先是司馬光作續通鑑先  
命其屬業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所  
論蓋六百餘卷光手刪為八十卷燾纂集用光義例廣記備言  
錯綜銓次皆有依憑知榮州時初進建隆迄開寶長編奏狀云

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快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得不攷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授受涪陵岐魏之遷沒景德慶曆之盟誓曩霄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于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歸于一其後軋道淳熙中續撰次之共前四種計一千六十三卷又自表言聚九朝累世之見聞精力幾盡此書蓋網羅收拾垂四十年乃成其自言殆非虛論

泉按洪邁請合九朝書為一蓋以宋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其用意勤矣乃云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筆削夫紹興之欲改正正以褒貶之失實也而邁之重刪改猶

然曾鞏之見神宗時鞏亦有此論即若李燾之續長編則於實錄正史無不是正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較然庶幾信史矣

### 通志史家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札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勵所學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為樞密院編修官因求入秘書自繙閱書籍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從者二百餘人稱為夾漈

先生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泉按馬端論鄭樵通志畧其該括甚大卷首序論高自稱許

蓋自以為無復遺憾矣然夷考其書則氏族大書七音等畧

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胞臆非諸儒所得聞者誠是

也至於天文地理器服則失之太簡若禮樂及職官選舉刑

罰食貨五者則古今經制甚繁沿革不一乃盡竊杜岐公通

典全文亦限于唐天寶杜公生貞元間所記述止于天寶自天寶而後宋中

興以前不復陸續夫夾漈譏班馬相踵剽竊舊文至其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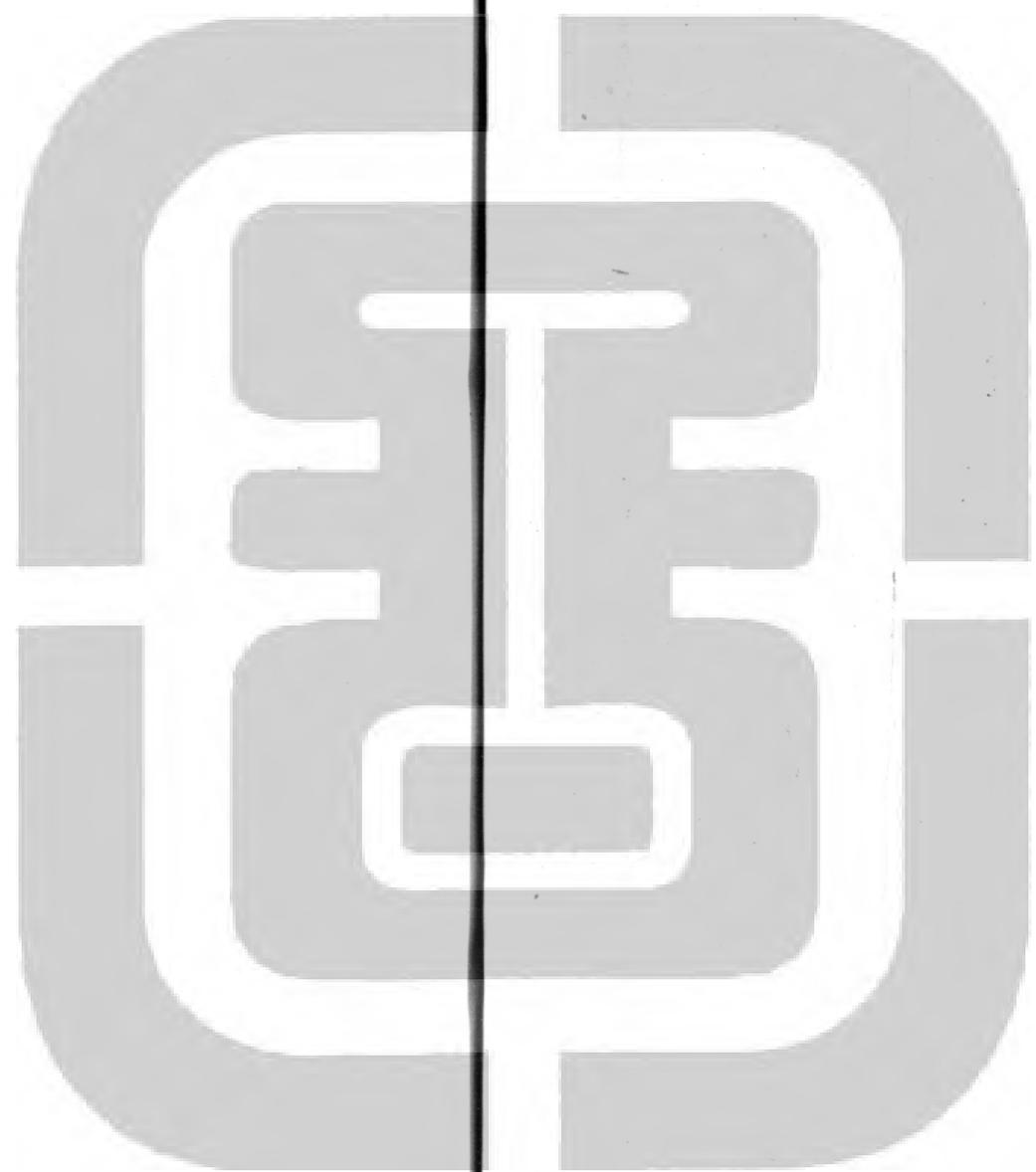
為書則不堪點檢如此然則著述未易言矣

宋遼金三史元四朝實錄史家

歐陽玄字原功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弱冠下帷力學數年人

莫見其面經史百家伊洛諸儒源委靡不研究元致和初文宗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元統初居翰林編脩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宋遼金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奉例俾論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管接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晚疾請休作南山隱居終焉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泉按玄性雍容含弘頌密處已儉約為政廣平歷官四十餘年凡朝廷雄文大冊播告禹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各山大川釋老之官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禁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跡傳所稱若此蓋史家之白眉云



六國言  
一  
八

三

